

MU DUO
木铎

李一清
● 著

MU DUO

木铎

李一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铎/李一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483 - 7

I. ①木…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0810 号

木 铎

作 者: 李一清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0 千

印张: 18.25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483 - 7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在里村，除了祖母、七公和宽叔几位当年的见证者，没有谁还会知道木铎——它的功能，它所使用的年代，它所选用的材质，它所发出的声音和声音弥漫在村庄上空的色彩。

为此，他对它有过无穷的想象，结果愈想象愈离奇，因而就更让他着迷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木铎夜夜在梦中出现，形状有时像县衙上的惊堂木，有时像法师手里的令牌，有时像和尚诵经敲打着的木鱼，有时像更夫的梆子，有一次竟像古代大臣们上朝时手握的朝笏。还像些什么？他记不清了。每次醒来，他都会睁大眼睛，听门前的嘉陵江静静地流成荒老，寂寥的里村在黑暗中驶向更深的寂寥……睡在隔壁的老祖母，要么呼噜延绵，要么像躺进了棺材悄无声息，更多的时候是在支离破碎地梦呓，于不经意间，暴露了不少他渴望了解到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但关乎祖母，关乎里村，更关乎他们家和整个家族！散碎得像满天星斗，连缀起来竟是生命的长河。

——长河如同时间，总是流向未来。如今，他却要溯流而上，去寻找曾经跋涉过的足迹。

江上要修电站，坝址在里村下游那弯弓流处的浅滩，里村和上游两岸大量的村庄，即将被远远迁徙。为此，祖母让七公和宽叔捎来口信，要他务必抽出时间，为这个注定要四处散落的家族，编写一本谱书，以便族人们远迁时各自带走。他明白老人们用心良苦，不过没有立刻答应，修谱很麻烦，虽然家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盛世修谱又渐成时尚。

谁想就在七公和宽叔离去的当晚，他梦回故乡，梦到小时候曾见过的祠堂、古墓和那棵老树！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一位清癯长者，貌相庄严，渊淳岳峙。他忘了问老者该怎样称呼，却好奇地一味向他打听，祠堂始于何年

修造？长者说，很早，在三世祖吧。说完，便径直带他去看那座古墓——世代相传中三世祖的坟墓了……

在那道隆凸的短冈上。短冈蟹钳似的向两侧伸出，中间洼地里的里村，便极像被人的双臂环抱着。面朝东方，大片斜伸出去的田野，直插进那条叫嘉陵江的大河。古墓高大巍峨，西北向，墓前老树枝撑柯架，冠盖浓阔，将古墓和一大片土地遮断了。过去，他一直想不明白，里村墓地里所有的坟头，为什么都朝西北望，安葬的只要不是女性，墓碑上的镌刻面又一律郡望陇西？陇西在甘肃，这跟里村李氏有什么瓜葛？他们的入川一世祖可是来自湖广呀！长者指给他看古墓两侧的墓联，告诉他都出自四世祖的手笔。三世祖在祠堂建成后不久病故了，儿孙们在他坟前栽下了直长到今天的这棵大树。那位四世祖也是一棵大树。他重教育、兴礼仪、定族规，是治才也有文才。这副由他撰写的墓联，品格高致，内中似有禅机：远水曾经冢下过，白云飘去又回来。他不觉读出了声……

梦醒了。

他感觉蹊跷，便在一个星期天回乡下去问祖母，竟被告知梦中的长者，恰是家族中最了不得的传奇人物，为常听人谈论的二先生！听七公和宽叔讲，二先生在出家前曾续修过族谱，由时任族长的天昌爷保管，可惜在那场抄家中被烧毁。二先生第一次出现在他梦中，绝非偶然，他突然觉得修谱很有意义，便决心把谱书的编写结束在里村搬迁之前，让族亲们带着它各自上路。那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从哪里来，现在向何处去！

这样，每到周末和寒暑假，他便会赶回里村，为谱书的编写搜集整理资料，也正好多陪陪祖母。祖母太老了，她时而自语年过九旬，时而又称已满百岁。祖母拒绝到城里居住，且身体尚还健朗，又有族亲们多所照顾。里村没有谁能活到她这等高寿，今人没有，据说自一世祖填川以来也绝无仅有。她无疑是里村的活字典，正是在这本活字典里，他知道了木铎，还知道了他们家有几代做铎人的经历。

铎人不是专门的职业。铎人种田，跟家族中的男人们一样，只有族中有重大事体，需要聚集或告知族人时，铎人才会秉承族长的旨意，丢下农活去击铎传令。如果天下不很太平，铎人也会按族人要求，持铎巡夜，维护治安。铎仅用来报警，绝不可以打更，铎人不是更夫，木铎更不比梆子，它的功能

颇类似法器。

铎人须经严格挑选，得到家族的肯定与认同。他们要忠厚诚实、慈仁信守，更无行为不端，最好还能识文断字。铎是庄严神圣的，绝不是谁都可以把持的！

如此，他应该为自己出生在铎人世家而自豪，何以木铎会带给他灵魂的震撼和持久的疼痛呢？这缘于铎在祖父和父亲心中的分量，以及铎对他们性格和命运有形无形的影响！父亲是里村李氏家族的最后一代铎人，他在自戕前曾最后一次敲响木铎，谁知死后木铎竟不知去向。

不过，他更关心木铎何时在里村出现，这样寻找才更能逼近真实。他问过祖母、七公和宽叔，可谁都说不清楚。他仅能凭梦中二先生所言推测，木铎应该诞生在四世祖时代，因为相传在四世祖之前，三代祖宗都是文盲。

铎，对于这个家族的影响和改变，至关重要。

这就不能不说到入川一世祖了。据说他离开湖北孝感一个叫高石梯的地方，是在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清晨！没有谁看见过那个清晨，那时天空比现在更显汪蓝，太阳圣洁得像刚出生的婴孩。

一世祖在带着妻儿上路之前，祭扫了祖茔，跪拜了神龛，族人和所有能来的亲友，聚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临动身的头天夜里，他和老父亲在庭院中整整坐了一宿。这一宿父子俩有过太多的祝福和叮咛，又好像什么话也没有讲，后来天就亮了，妻子抱着儿子，母亲牵着弟妹们出现了。一世祖发现母亲和妻子的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弟妹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从前爱早哭的儿子，此刻在妻子的怀中异常安静，童蒙未开的他，似乎也意识到这个清晨非比寻常。一世祖看父亲母亲，看他的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看他，看他的妻子和儿子，好像彼此要把对方刻在心里。

后来一世祖不看他们了，一个人走到井台边，打了桶水。他蹲下身去喝水，不像往常大口地吞，而是小口呷着，直到他站起身来时，喉咙里才发出啾啾声，好像这个早晨的井水突然变得太甘甜，爽冽得使他喘不过气来。

一世祖夫妇告别父母亲友，离开家，走过州县，跨越省界，一直进了四川。接下来还是走，不停地走，后来又沿着一条叫不出名字的江边继续走，最后才到了现在的里村，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非常荒芜凄美的地方。他们将

留在这儿创业，这片陌生的土地即将会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这一路上他们并没有像世代传说的那样被官方押解，人和人用绳子串联，像糖葫芦一嘟噜一嘟噜的。最早的移民大多是自愿填川，官方只是动员。移民的范围也不仅限于湖广，还涉及江西、福建、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份。按官方的宣传，由于剿灭张献忠之乱，天府之国连年灾荒战乱、瘟疫流行。直到康熙三年战乱终于平息时，已是城镇遗废，市井摧残，阡无炊烟，千里沃野正待开垦，任由人去圈占。何况官方还发路费，并提供种子、农具、耕牛，以及多少年内免征赋税。土地的诱惑于农民无法抗拒，尤其是那些地亩严重缺少，生活又已陷入极端穷困的农民，填川就成了他们的自愿！虽然此去关山险阻，虎狼当道，生死未卜，但也强似坐穷桑梓，衣食艰难。那些躊躇满志、敢冒风险的年轻人，把填川看成是他们今生创业的绝好机会，于是便踊跃报名，逢人就宣讲那道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诏书：《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其喜滋滋的模样，仿佛他们这是“奉旨填川”，是去做钦差。

一世祖应该也是那样一位青年。在选择去填川之前，他似乎还应该对他的父母和亲友们说过许多豪言壮语。在他的肩上应该压着一副担子，里面装着此去千里路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包括锅碗瓢盆。年轻的一世祖母背着孩子，手挽粗蓝布包袱。古道。黄昏。酷暑。骄阳。凄风。冷雨。他们总在这样的画面里进进出出，画面也总在不断切换、重复、延伸，头顶依旧月升日降，而故乡却是渐行渐远……

现在他们看到了另一幅画面：一道隆凸的短冈，蟹钳似的朝两边张开，中间留出一块平坦的洼地。短冈的背后是迂缓向上的斜坡，尽处高成一座山峰，苍黑的树林像下雨天低垂的云翳，洼地前横亘着大片的土地，被蓬蓬荆棘和乱草深深掩埋，时不时还能看到兔走狐蹿。一丘荒田里还插着一张犁，露出的犁辕，木质槽朽得像死人从坟墓里伸出的手臂，土地就这样一直到伸进长满苇蒿树林的滩涂，才被一条大河阻断。那条大河是他们后来才弄清了嘉陵江，她发源于西北秦陇的嘉陵谷，在千山万壑中，初时蛮腰细瘦，步履轻盈，流经到这段时早已涛声翻滚，不尽的丰腴肥阔。两岸山峰排列，林木蓊郁，江水都被映成墨绿了。

随后他们又花了整整两天熟悉周围的地形地貌，先看了洼地后那道隆凸的短冈，最后缓缓爬上那座高黑的山峰，结果却怎么也钻不进茂密的林子。

那是他们在老家从未见到过的森林！树都柯杈交搭，拔地参天，结合着年代久远与宏大庄严。树下生长着矮粗的灌木、削劲的茅草，以及沿灌木向上攀缠的古藤，很多树都被藤压塌了，有的枯死，更多的又长出新芽，树叶很厚地铺着，上面落满白花花的鸟粪和野兽凌乱的踪迹。那一刻林子里静如虚空，听不到鸟鸣和任何一点声响。一世祖对年轻的妻子说，他要用这山林中最粗最直的树做栋梁，在山脊下那块洼地里盖最高最宽敞的房子，他说这样大的山林，足够他的子子孙孙们世代享用。一世祖还想说点什么，忽听林深处传出几声虎啸，震得整座老林子抖动起来，夫妻俩这一刻惊得毛发倒竖。

第二天清晨，他们顺江边走，在下游那弯弓流处的浅滩，见到一圈烂掉了的绳子，不是粗麻，而是耐水泡的竹篾。在上游他们还看见了一重断崖，崖壁上有开凿的痕迹，上面被踩出深深浅浅、密密麻麻的脚窝，夫妻俩判断，这两处都曾经有过纤夫拉船，篾绳和脚窝因他们留下了，但现在这条江上，却望不见一艘行船，更别说有拉船的纤夫。再后来的某一天，他们在更远处的下游，看到一座废弃的码头，停靠着几只木船，都无一例外地朽掉了。码头上是一片小街的废墟，处处可见焚烧后焦黑的痕迹，以及一具具白森森的骷髅呈现出的各种恐怖的姿势。

若干年后，那座废弃的码头得到恢复，就是今天的里镇。江上的船只木排多起来了，上广元、下重庆，你来我往，如过江之鲫。运载的货物有木材、桐油、布匹、盐巴、烟叶、木炭，还有畅销外地盛名已久的本土丝绸，船只在这里集散停靠，码头帆樯如林，镇上勾栏瓦舍，繁荣兴旺得连顺庆府也不及。拉船的纤夫，在很多年前一世祖夫妇看到的那道浅滩和断崖处被人踩出的脚迹上赤裸匍匐，船头上的艄公喊着号子，扳船的船夫划桨应和，这些号子后来经过搜集整理，曾一度唱彻大江南北。还有一首在抗战时期也非常有名的歌曲——《在嘉陵江上》，当时四川是大后方，嘉陵江又是大后方的大后方，不少沦陷区的难民都流落到这里，那首歌表达的就是他们的心声，被一个叫小小陈圣谕的女子唱得活色生香。

祖父一生中最浪漫的故事也发生在里镇，是在民国初年。老祖母至今也没有忘记那个据说是江浙绸缎商人的小妾或是姘头，就在昨天夜里，她的名字还重复出现在老祖母梦呓般的喃喃自语中。他在隔壁不仅听到了，而且听得十分真切，末了听祖母骂了一句：

“喂，那个骚小白兔儿！”声音里有那么一丝爱怜，尾音还上扬的，真倒不像是在骂了。

据说在这个清晨，入川一世祖夫妇把孩子锁在临时搭建的窝棚，然后就出门砍芭茅了。芭茅已谢了花絮，像一杆杆乏降的小白旗，他们安顿在嘉陵江边的这片土地，节令已到深秋。一杆杆小白旗很快就被插到已相中的土地周围，像动物在撒尿占据地盘，他在前面跑着插占，一世祖母跟在后面递送茅秆，夫妻俩都累得气喘吁吁。一世祖还嫌年轻的妻子不够利索，不时回头骂几句脏话，女人毫不介意，喜颠颠的，好像多亏男人那些脏话才把她骂舒服了，只在偶尔抬头擦汗时，她才肯斜一世祖一眼，嗔怪道：

“哼，急啥呢？这四下荒无人烟，怕有谁跟你抢了！”

一世祖愣了愣，又警惕地望望四周，随即就用手去拍脑袋，嗬嗬地大声笑着。笑声传达出拓荒者的心情，远处回荡开铜质般的嘤噙声，像天上撒下哗哗的铜钱雨。听女人这么说，一世祖就开始不慌不忙地插茅秆了，悠闲得像在散步。

在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像他这样插茅圈地的还有大量拥入四川的其他移民，只是相互距离远，彼此不知。这就是有关清初那场移民的插茅圈地，又叫插占。

一世祖当年究竟插占了多少地，现已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边插占边在心里盘算，现在一个儿，老婆还能再生几个儿，这些儿们又能给他生多少个孙，孙们又能再给他生多少个曾孙……数字成几何倍增长。而每一代每一房，究竟要种多少亩土地，才能确保衣食无虞？数字也是成几何倍增长，他算得昏天黑地头晕脑涨，最后他不算了，坐下来吸旱烟，想，管他们呢，管他什么曾孙辈、玄孙辈，再往下什么孙辈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做始祖的可不想谋虑那么长远！这样想归想，他却没舍得再多坐一会儿，在鞋帮上磕磕烟锅，起身抓过茅秆，一边吆喝女人，再接着乱插一气。

现在放眼望去，他拥有的土地简直无边无际。他会情不自禁地拿它比较老家那点可怜的田土，感觉就是一枚小钱跟无数大锭的金元宝了！填川选择对了，在老家他是穷人，到四川他就成了地主，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地主。

这要是在老家盘下，得花多少银钱？耗费多少代人的精力？又会惹下多少人垂涎嫉恨？虽说填川老大艰险，但艰险得值当！

他终于停止插占了，那时已是夕阳西下，无限斜晖涂抹到他刚刚圈占的土地，被阳光涌卷着的漫漫苍黄，即将是金色的麦峰稻浪，如云翻滚，高接天齐。浓郁的生荒腐败，曾经令他这个骤然闯入的人差点窒息，现在那气息里突然溢满了粮食的香气，他不由得张大嘴巴深深地呼吸。有一瞬，他看了看后来才知道的嘉陵江，壮丽得分明就是一条用金子和翡翠铺垫的大道，这样的大道只配出现在天堂。他真想马上呼喊奔跑过去，也在上面插占，那样，他和他的子孙们拥有的就不只是土地、山林，还有江河。

接下来是辛勤地开垦，要好不容易才能清理出一小块土地，他们片刻也没有停止，直到有更多的地可以耕种。那时秋光已见迟暮，夫妻俩用官家提供的耕牛、农具和种子，开始了在异地他乡的首轮播种。

一世祖扶着犁，挥动鞭子催赶拉犁的牛，一世祖母在后面缓缓跟随，把种子与肥料丢进刚翻开的犁沟。俯仰交替，样子极像在老家的神龛前跪拜祖宗。今天，嘉陵江两岸的人们把种粮食不叫种，而叫“点”，“种”仅寓形劳动，而“点”带有那么点宗教的意思。

翌年，垦殖得到了丰硕的回报。当然，一世祖也没忘记另一种垦殖，渴望女人像一只会生蛋的母鸡，不停地给他生儿，生多少也不怕，因为他有多得吓人的土地，期待着有更多的儿孙们分享继承！那样，“奉旨填川”才更能体现出皇家的大政方略，他的生命因之也才会更加光辉灿烂。还有，女人如果再生育，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小儿子哪天要有个三长两短……入川一世祖的心，刹那间被巨大的恐慌紧攫着，仿佛眼前广袤的土地突然没了，他和女人死后的骸骨也没人收葬，像在江边废弃码头上看到的那一具具骷髅。他可不想千里迢迢到四川绝户，他要做入川始祖——这片土地上即将诞生的李氏家族的开山祖宗！两种垦殖意义同等紧要，甚而就是他生命的全部。然而一年过去，对土地的垦殖已初见成效，女人却颗粒无收，为此，他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对一世祖母的垦殖了。

夫妻俩开始煎服一种俗名叫箭猪子的草药，那是一种叶梢弯弓、四季都开红黑两色碎花的小草，老家才有，不多见，只生长在冷僻幽深的山谷，蛇蝎常出没的地方。这箭猪子是草药，却不治病，只作用于男女同房，事前女

人煎服红花，男人将黑花煎食，不多时辰就都亢奋无比，激情丰沛。在老家，父亲禁止他采用，警告他切莫学那些不知羞耻的淫荡鬼，既伤身体，又注定多弄出些人口负担，占去原本不多的那点土地。然而这次一世祖填川之前，父亲却偷偷采来种子，藏匿到他的行囊，其用心与期盼不言而喻！他把那包种子撒播在他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撒播在山坡河谷，它们很快就疯生疯长，开出了红黑两色的细小花朵，妩媚妖艳，直向着这对男女招摇、婉媚。

现在，箭猪子在里村早已见不到了，相传它绝种在四世祖手上。那位熟读圣贤的祖先，不知是担心有伤风化，还是虑及箭猪子会使里村的人口过快繁殖，便在某天请来巫师，一番作法，从此那种神奇的药草就死尽灭绝，至于它壮伟的功效，后来的儿孙们再无体验。

一世祖夫妇那时体验深刻，箭猪子把他们改造成了天底下最荒淫无耻的男女！夜里在居住着的窝棚，白天有时药力发作，就在野外，还时常到江边，那里绿草如茵，沙滩细软，不过要冒风险，因为偶尔会有老虎由那片老林子里下山，带着几只小虎在江边饮水游玩。

七公和宽叔曾经见到过二先生修订前的那本家谱，上面记载二世祖无弟妹，无疑他正是入川一世祖从老家带来的那个也是惟一的男孩了。看来箭猪子并没有帮助这对夫妻，他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当然也不排除曾硕果累累，只可惜一个都没有成活，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普遍的说法是一世祖母那几年太过颠沛劳累，从此落下不能生育的毛病。也有传说她死于老虎，有一天夜里，夫妻俩刚刚睡下，忽然就听窝棚外噤噤噤响。一世祖隔着墙缝，看见月地里有一只虎和一个女人！女人用手对老虎指点，老虎就扑上来，把门扒拉得哗哗响，一世祖是个力大胆大不信邪的主儿，当即找了根木棍，悄悄伸出墙洞，对准老虎的眼睛使劲一捅，老虎吓跑了，那个女人也倏忽不见了。第二天，从来不敢独自去江边的一世祖母，不知中了什么邪，她竟一个人到江边去洗衣服，结果就遇到老虎，被虎吃掉。至此一世祖才恍然大悟，他头天夜里看到的那个女人是张！她当晚没能得逞，第二天肯定用了什么邪法。这故事到了祖母嘴里，老虎就变成了一只大红公鸡，也有女人，但不是张。原来某天清晨，一世祖母在家做饭，那时她已身怀六甲，行将分娩，忽然门外来了个抱着大红公鸡的女人向她讨水

喝。女人喝水后很感激，坚持要把那只公鸡送一世祖母滋补身子，一世祖母再三拒绝，那女人就趁她不备，放下公鸡悄悄走了。一世祖母发现去追，四下里竟无人影。祖母说，那女人是产后鬼，她送公鸡在物色替身。果然没过几天，一世祖母生孩子时，死于难产。

不管哪种说法可靠，二世祖是单传，并顺顺当当地长成大小伙子，像他父亲一样有力气，有胆量。此时虽移民的人多了，第二代已经长成，到处都有了点烟火生气，但女人仍十分紧俏。一世祖四处托人做媒，又花了一份不菲的聘礼，才终于为儿子娶亲完婚。儿媳妇也是填川移民的女儿，祖籍好像是广东，说话不大能听懂，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她的生育能力，过门没几年，她就给他养了个白白胖胖的乖孙儿，就是后来的三世祖！

中国的很多家族，虽百姓爱幺儿，不像皇帝爱长子，但在名分排列上，却又都自觉不自觉地仿效皇家，位尊长者。在一个家族的谱系上，有资格被称为“世”的人，大多是这个家族的长房长子。比如三世祖，不管他弟兄几个，只因他排行老大，便取得了称“世”的资格。

现在，一世祖再也不用担心后继无人了，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由他亲手创建的这片土地王国里，将出现一个庞大繁荣的家族。他们环境安定，买山有钱，娱宾有酒；他们多福多寿，儿孙满堂，家支发达，香火长盛。毫无疑问，他做稳了他们的入川始祖，好比根，他们只是他这棵老树抽出的枝条，当然，他也是一颗被风吹来的种子，来自异地他乡更遥远的同一棵老树。

大半生的奔波操劳，把一世祖的身体累垮了，也落下不少病痛，正当壮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说了不少胡话，有很多地名人名是二世祖以前听说过的，他知道那是父亲的故土和家乡的亲人，对于二世祖只能是模糊而略带诧异的想象！他父亲自从填川后就再没有回去过，那些地名和人名总是经常被他提起，有时他还会爬上村后那道隆凸的短冈，朝一条向远方斜逸而去的纤纤灰白无语凝望，神情像落坡的太阳眷顾来路，直到眼神潮润，略带空茫。

二世祖操办了他父亲的葬礼。入殓时他请来了剃头匠，剃去了父亲脑后那根长长的辫子，又特意为他穿上了前明的服装，共七件，件件都大袖宽袍。这是一世祖临咽气前特别交代的，何况圣旨说了，对前明臣子，允许生降死

不降，官府概不追究。

不知一世祖死后，灵魂有没有回归桑梓，也像他当年入川时千里迢迢？二世祖将来肯定是不会了，他暂时还没有故乡的概念，如果有，那一定就是眼前这块他厮守的已安葬了父母遗骸的地方！

第二章

三世祖娶了个丑陋的老婆，不枉丑得不能再丑。

传说中，这位三世祖长得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尤其食量惊人，一顿能嚼半升米的干饭，啃整条猪腿，喝三碗烧酒。他能背三五百斤重的东西，途中内急时蹲下去方便，完了再呼一下站起来时，身影多长，湿地就有多长。造屋时做梁木的马桑，大多是他一个人从山顶扛回。有次，不知怎的竟捉回家一只小虎，生剥了皮给二世祖做褥子，那时，虎患虽不及一世祖刚入川时猖獗，但村后那座老林，不时还能见到这些百兽之王的踪影。

三世祖的坟茔在兴办人民公社时被平毁了，掘出的遗骸果然骨骼粗大，差不多是今天正常人的两倍！组织平坟的人是生产队长七公，他也是迫不得已，因上级号召活人向死人要地。祠堂也是在那之后被拆毁的，当时参与拆除的人都在惊叹：说这样大的马桑从山里弄回，需要多大的蛮力！有人便谈及三世祖，赞叹他年轻时竟能独自扛动这样一根巨木。马桑木质细密坚硬，耐得水泡，不怕虫蛀，可惜现在遍布山野的马桑，都是矮丛的灌木，没有一棵长得像树。

许多年后，有一次他外出考察，在与二郎同名的一座大山里，见到了几棵勉强还够得上树的马桑，但也不过丈多高、碗口粗细。同行中有个自称是研究乔木的专家却拍着胸口保证，那几棵马桑少说也快千年了！他不由得想起了在老家祠堂见过的马桑梁柱，怕是史前就该有了的吧？他顿时对一世祖夫妇当年见到的那片老林，肃然起敬。

三世祖多像那样的一棵马桑！在他心目中，三世祖简直就是壮士豪杰！只是，想不明白的是，他何以偏就娶了个那么丑陋的老婆，而且像世代相传

的丑到不能再丑？有关祖先的传闻总是版本繁复，惟独三世祖娶丑妻毫无争议，个中缘由也惊人的一致。

那时三世祖快到了结婚年纪。冬日农闲，里镇来了讲圣谕的，二世祖和三世祖都去听讲圣谕。他们不知道眼前的里镇，正是一世祖夫妇当初看到的那座废弃的码头。从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移民到现在雍正年间了还不绝于途，四十多年过去，地上生息烟火，江面橹响船摇。逢场天或节日里，偶尔也会有圣谕先生来讲讲圣谕，或是几拨戏剧鼓吹，除了四川的，还杂以其他各省份的剧种，但大多是哪省人爱听哪省的俚调乡音，惟有讲圣谕，却是人人都要听的。

讲圣谕始于康熙初年，宣讲者得持有朝廷颁发的龙票，类似于今天的营业热照。能领取到这样一张龙票的人，必须按朝廷明谕严格挑选，不仅要具有较高文化水准，还必得口齿清楚，嗓音明亮，能将“六训”、“上谕十六条”逐条导译，再依韵文讴歌。拿到龙票的圣谕先生，赏最低顶戴，虽无俸禄，但所到州道府县，衙门不敢怠慢，除了为艺人搭台点灯，还要派差役维持秩序。

讲圣谕是说唱曲艺，一人多角，坐地传情，也无须乐器伴奏，其声腔韵味，颇多宗教色彩。二世祖和三世祖那天去得迟，漏掉了开台诗、献香诗、献表诗、迎神诗。台上那个上次来还戴着六瓣瓜皮帽的先生，今天戴了顶深青色的风兜，清洪声里，已把上谕十六条唱过多半了：

.....

第十条戒匿逃以免株连

第十一条完钱赋以省催科

第十二条隆书院以敬名士

第十三条联保甲以灭盗贼

第十四条定衡度以公买卖

第十五条禁奸淫以肃风化

第十六条禁赌博以纯风俗

讲圣谕的先生那日兴致极好，一番讴歌完毕，在讲格言故事之前，又特

别加唱了一段小曲儿，劝勉人戒酒色财气。

“……一卷书包定了唐虞商夏，一管笔写的是四路烟霞，一杯酒忘却了天地造化，一盘棋直下得铁树开花。甚也不想——跨雕马，甚也不想——着绸纱。说什么娇妻美妾，谈什么雪月风花，到头来一场空话。诸公不信留大驾，听愚下说几个古人比譬他：刘伶好酒今何在？醉死三年还阳来，一口酒气出棺材，冲死他妻丧阳台。刘伶之死为的甚？一个酒字害了他……”

谁也想不到三世祖这时会粗声发问，道：“讲圣谕的，那个什么刘伶，他一顿能喝几大碗？”

圣谕先生瞠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三世祖又说了：“嗨！老子每顿喝三大碗，倒他妈越喝越长力气！”

听众哄堂大笑。圣谕先生也不理会，待场子安静些了，继续接着往下唱：

“殷纣王，人皆骂，女娲庙题诗神监察，铁桶江山如风化，摘星楼前染黄沙。纣王之死为的甚？一个色字害了他。石崇豪富比皇家，四十井藏放光华。石崇……”

三世祖又发问了，大惊小怪地，说：“石崇是谁？他家掘的那啥四十口井，为甚就能放光华？”

听众有了嘘声。圣谕先生还是忍了。不过，他再往下唱时，声腔已不如刚才饱满圆润。

“楚霸王，性烈大，拔山举鼎谁不夸！胯下一匹乌骓马，杀人长枪手中拿。一生不听范增话，乌江岸畔染黄沙。霸王之死为的啥？……”

二世祖见他这个愣头愣脑的儿子又想发话，正急得要阻拦，不料三世祖话已出口：“举个鼎有甚稀罕！老子上次空手逮回来一只小老虎！哼，不是吹牛，背它几百斤重的东西，蹲下屙泡尿时……”

圣谕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何处来的野物，不知书如此，尚敢不知礼乎？”

全场寂然，都把目光投向这对父子。那圣谕先生却还不依不饶，又指着二世祖说：“这位听官，想必你就是刚才那位的家尊了？有子如此，足可骄世！未审祖上可有略通斯文者乎？惟愿汝辈儿孙万代，都能背它几百斤重的东西，蹲下屙泡尿去！”

圣谕先生的话无异于掘人祖坟。原来二世祖曾依稀听他父亲生前说过，

他们在湖北的祖上，不仅多少代没出过像样的读书人，而且根本没有一个人会读书。一世祖在老家也曾上过私塾，可惜没几天就被先生提溜着耳朵扭送回来，手板也被打得红肿。他比父亲更不幸，到了该念书时，却在这片移民杂居、初聚集一点人气的土地上瞎混。后来慢慢有了学堂，一世祖却坚持要他留在家垦殖荒地，并郑重地告诉他，这个家族的男人历来很蠢，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那些个爬到书里去的蚰蟥，还不等我们认识，一般都认得我们了。”他这样说，却并不觉得有多难为情，好像这是他们家族与生俱来的传统，无法改变的命运。二世祖验证的机会，只能交给儿子了。

二世祖送三世祖去发蒙。这天，他放学回家，二世祖有心要考考他，就问，今天先生教的什么字？三世祖说，吾。一个追问：认下了吗？一个回答：认下了。三世祖怕父亲不信，还写给他看。二世祖看了心想，原来我们家族的男人，也并非全是字都认得我们了我们还不认识它。一时高兴，又问三世祖，吾是啥意思。三世祖说，吾就是先生。二世祖一想，说，错了！吾就是我。第二天到学堂，三世祖就对教他的先生说，你昨天讲吾就是我，可我现在才知道，你教错了。先生大吃一惊，问，何以我教错了？那你说吾是谁？三世祖一本正经道，吾是我爸爸。先生气得咬牙，说，放屁，吾就是我！三世祖从那天开始，就使劲琢磨“吾”到底是先生，还是爸爸？可惜还没等他琢磨透，就被先生赶出学堂，从此与书绝缘了。

听讲圣谕所遭受的那场羞辱还没有完全过去，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世祖当初落葬时，二世祖没给他勒石垂碑，那时家道尚不宽裕，加上远近也难找到能撰写墓志的人。现在条件允许了，二世祖特地备了厚礼，去请一位老夫子捉刀。老夫子说，可以。请问尔李氏源出？二世祖一脸茫然。老夫子又问，不知源出，知郡望哉？二世祖拼命摇头，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这姓氏还讲究什么郡望！老夫子说，述尔父必溯及其祖，名既知，也知其讳焉？二世祖说，不知。老夫子起身拱手，叹道，如此，墓志不可作矣！只今回去，留待汝家后人！

这些故事以前他听了也就听了，甚至还觉得那两位先祖都很可爱，个性率真，草泽山林，直到这次回来搜集整理谱书资料，听祖母和七公、宽叔等重新讲起，这才猛然发觉，那所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把把